



千万不要“试离婚”

不昂贵但珍贵

魏亚丽

朋友送给我一些花椒，因为不爱吃，所以周六回家的时候，就给母亲带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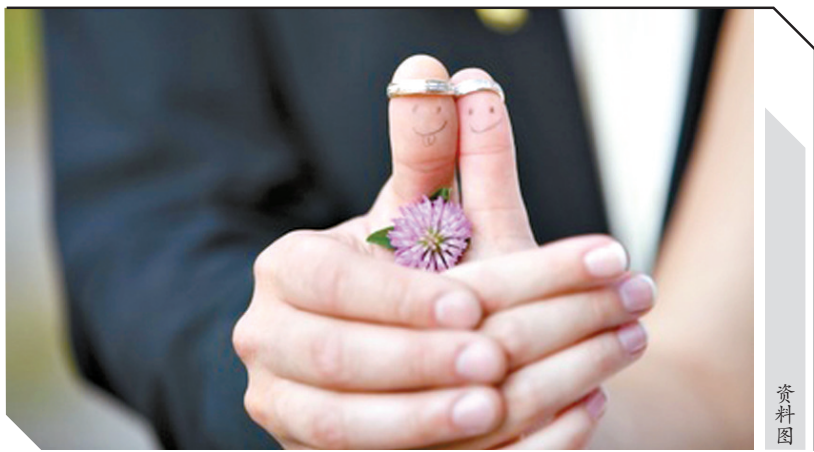
进门后，我拿出花椒给母亲，母亲一看，喜出望外：“哎呀，我正要买花椒呢，你就送来了，还是女儿贴心……”

因为这花椒，母亲夸了我足足有五分钟，而她也因此一直高兴着。

原来，让父母高兴竟然如此简单。想想自己以前不是给母亲买一大堆保健品就是买昂贵的衣服，总觉得这样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孝顺，而每次母亲不是说我乱花钱，就是说多贵的保健品都不如踏踏实实地吃饭，说衣服舒服就行……总之，每次都是我的钱没少花，唠叨也没少挨，而这次，一分钱没花的花椒，竟让她这样高兴。

我的邻居郑阿姨也是如此。女儿在广州工作，为了事业，逢年过节很少回来。人回不来，东西倒是不断地往家寄，出差买的各地特产，国外买的鞋……而每每郑阿姨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唉声叹气一番，即使旁边的邻居们不停地羡慕夸赞，她依然是摇头。

看来，要想让父母高兴，只需一个电话、一次回家、一顿团圆饭，还有正需要花椒时的“二两花椒”。而这些东西，不昂贵，但珍贵。



资料图

朋友小颜和老公刚结婚一年，两个人的性格处在磨合期，小吵小闹成了家常便饭。最近一次，两个人因为接不接婆婆来城里住大吵了一架。小颜说和老人一起住肯定会有矛盾，老公说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在乡下受苦。虽然还没征求老人的意见，但两个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吵架的结果是，小颜愤然离家出走，老公不闻不问。小颜反思了两天，觉得他们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于是打电话给老公：“我们俩在很多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见，这样下去，迟早要散伙。”老公在电话里气愤地说：“你是说离婚？好吧，随你便！”小颜说：“不如我们‘试离婚’，给婚姻一个缓冲期，彼此都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时下流行的“试离婚”。双方约定，三个月之内分居，互不干涉，彼此减少联系。其实，小颜这三个月度日如年，总盼着老公能主动找她和解。可是，她老公严格遵守约定，根本不打电话。

三个月过去了，让小颜没想到的是，她老公竟然真的提出了离婚！小颜又是哭又

是闹，悔不当初。其实，小颜当初只是想吓唬吓唬老公，她以为，“试离婚”期间，两个人分开后，老公一定会想起她的好，认真反思自己，谁知竟然弄假成真！后来小颜才知道，原来是她老公单位的一个女孩知道两个人“试离婚”，乘虚而入，主动接近她老公，结果让她老公下决心与小颜离婚。

离婚真的试不得。“试离婚”固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但人的心理总觉得“试离婚”与“离婚”仅一步之遥，所以潜意识里会朝着离婚的方向走。而且，“试离婚”给了两个人不好的心理暗示——我们的婚姻走到了边缘，很可能解体。带着这样的心理，加上两个人分居，很少交流，彼此的隔阂会越来越深，这时候如有第三者乘虚而入，就有可能弄假成真。即便“试离婚”后，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也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一旦双方有了矛盾，很容易又想到“试离婚”，始终会觉得婚姻在离婚的边缘徘徊。

哪桩婚姻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该积极面对，双方共同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试离婚”，连“离婚”两个字都轻易不要提。（王纯）

●儿子：“爸，我帅吗？”
老爸：“问我干吗？问你女朋友去。”
儿子：“我哪儿来的女朋友啊。”
老爸：“那你现在知道你帅不帅了吧。”
●老爸对我说：“其实你妈挺会关心人的。”我说：“我咋没感觉。”

老爸不高兴了，说：“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时，她都会关心地问：还嘴硬不？”

●我哥是驾校教练，今天中午吃饭时，接到个拿到驾照学生的电话。

那学生哭着对我哥说：“教练，你的车卖吗？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只会开你那辆车。”

●小时候，看到别人抓着兔子的两只耳朵就把兔子拎起来了，我就问我妈：“兔子不疼吗？”我妈告诉我：“兔子耳朵那么长就是方便人拎的。”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不谙世事的脑海里，我真的认为长耳朵就是让人拎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头驴……那天，我差点被踢飞了。

●我哥们儿喜欢一个女生，终于有一天，他捧着鲜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表白。女生羞羞地问：“你为什么喜欢我？”哥们儿说：“虽然你不怎么漂亮，脾气不怎么好，成绩不怎么优秀，在学校也不怎么起眼，属于中下的一个女生，但我一看到你就有种莫名的感觉，我想这就是……”

“就是你瞎了！”女生把花一摔，转身走了。（晚宗）



小说连载

独静加

(14)

文/誉田哲也

大村受伊东科长指使？

“搜查本部解散以后，我就利用不当班的日子自己调查。你女儿在案发的时间里，正好在附近的补习班上课。了解到这一点之后，说实话我也松了一口气。但是从点名册的缺席名单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名字：伊东静加，难道是伊东科长的女儿？经过调查，果然不出所料。而且在当晚的作案时间里，她也并没有去补习班。不，不只是那晚，之前她就好几次没去上课。”

公园前，有一个穿运动服的男子经过，我等他经过之后，才又继续和大村说：“从毕业分配那时起，你就一直受到伊东的照顾，十年之后再次在小金井警署相遇，他还把你介绍到了家属宿舍居住，于公于私都很照顾你……所以，他的女儿出现在杀人现场的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公开。而且你还看到了她和黑社会一样的男子在一起，你就更会隐瞒此事。”

我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如果在现场的是你自己的女儿，或许你会如实汇报。但就是因为她是你上级的女儿，反而让你不敢说出实情……你也听说伊东科长荣升的消息了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更不能说了……我说的没错吧。”

这时，大村突然把警棍拔出来，指向我。

“要查你就查吧。”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村是用很自信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

“大村，你不会不知道吧。即使是用水煮，或是用洗衣液洗，还是会出现多米诺反应的。”

即便此时，我的一番话也丝毫没有动摇到大村的自信。

“你的推理，有一个关键性的失误。小池的致命伤不是我刺的，也就是说作案工具不是警棍。”

刺伤小池的难道不是大村吗？我感觉冰冷的血液开始在我的体内倒流。

“真正的凶器应该是圆珠笔或是自动铅笔一类的，这种东西更细一些，更好插入……我进入现场的时候，看到静加把笔从小池体内拔出，收拾好放入兜里。当时的我还不太了解情况，像你所说的一样，我确实不想隐瞒这件事。但示意她拿着鞋逃跑的人的确是我。关于窗户的事情也正如你推测的一样。实际上，当晚我先看到静加进入到那个房间，实在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直在附近徘徊。如果那时我先闯进房间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但是，事到如今，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我才……”

大村突然给我下跪，说：“木崎，这件事完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忘掉吧。嫌疑犯自始至终只有吉井，请你忘掉现在这条线索吧。从现在开始停止搜查，拜托！关于静加我也有责任，我一定会找到她的。”此刻我也不假思索地蹲下身来，问大村：“她是不是失踪了？”

“啊……案件发生之后，她好像就没回过家。伊东科长也托私家侦探在找他的女儿。”

我自己也的确听到过这样的传闻。

“拜托了，木崎。你什么也没注意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好吗？最终责任都在我，我绝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请你保密，拜托了。”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大村仰起脸看着我。“如果你不听我的，一旦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那时，我也许会杀了你……”

杀了我？我不知道大村和伊东到底有多少纽带关系，但我想这家伙一旦有事，没准真的会先杀了我。

“我知道了，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在深夜寂静的街区，一位少女在暗处消失了……

我此时或许还不知道真正的黑暗到底有多深。

明日关注：又发一案，男子遇刺身亡

纪实连载

雪域长歌

(22)

文/张小康

战役打响前的昌都

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前来和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均被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噶厦政府拒绝。他们一再拖延，不派谈判代表，还从国外购买大批军火，因为他们觉得手里还有一张“底牌”——藏军。

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死，不打一仗，抽去噶厦政府这张“底牌”，就无法敲开和谈的大门。于是，拥有藏军重兵驻守的昌都地区，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前进、是和谈还是动武的焦点。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他种可能）。”遵此，西南军区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昌都战役于10月6日打响。昌都，政治和军事地位都很重要——那是西藏的东大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一点，可从昌都总管在噶厦政府中的官品窥得一斑：噶厦政府六个总管之中只有昌都总管是三品官，由噶伦兼任，其余皆为四品官，足见昌都地位之重要。昌都总管历来被视为“肥缺”，拉萨高官常用“重金”来争夺这一肥职，不仅因其“高品位”，而且因其“高收入”。

昌都总管拉鲁为期三年的任期至1950年夏期满，他要求噶厦派人来接替他。6月，噶厦任命四品官阿沛·阿旺晋美为昌都新总管，要求他于7月11日到昌都赴任。阿沛夫人实在不同意阿沛接受这个差事，因为太危险，变数太大了！她觉得，阿沛不是去“赴任”，而是去“赴死”。他没有花一两银子“买官”，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项任命，况且还轮不到他一个四品官。可是阿沛厚道，身

为政府官员，怎能个人安危托词抗命？

早在1950年初，噶厦政府就将藏军总兵力扩充至17500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地方情况，庶民百姓对解放军尚无好感之际，先发制人”，于是一再发电报催促拉鲁赶快“收复失地”。而拉鲁毕竟是世家子弟，见过些世面，而且在噶厦政府从政多年，知道就凭这万把人的队伍，要跟金沙江对岸那支刚刚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的“红军”主动寻衅交火，必败无疑！何况自己任期将满，也犯不着冒这个险。于是，拉鲁不仅拖延起时日，还打算尽快离开昌都返回拉萨。

9月底，与新总管阿沛办完交接后，拉鲁带着自己的贴身随从及一部无线电台返回拉萨。孰料，他们上路七天后，走到洛隆宗附近，却突然收到噶厦政府电令：仲札团及部分僧兵已经离开拉萨向康区进发，前来接受拉鲁的指挥；令他在洛隆宗建立作战指挥部。看来这一仗，拉鲁想躲也躲不掉了。

拉鲁离任昌都后，留守在昌都的人们都在猜测，冬季临近意味着解放军可能不会发动进攻。然而情报每天不断传来，常常自相矛盾，闹得人心惶惶。那些三年前同拉鲁一起到昌都任职的拉萨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认为，由于所处位置暴露出许多弱点，要想阻止解放军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设法说服新接任的阿沛，将作战指挥部移到更便于防御的洛隆宗，那里山高谷深，有关口。阿沛却回答，他的职责是保卫昌都，因而不能随意移动作战指挥部；但如果拉鲁的原部下想要离开昌都，他不会加以反对。讨论再三，拉鲁的原部下选择了留下来。

明日关注：昌都战役打响